

□本报记者 钟华

## 用正经的态度写不正经的事

“首先你不要被张发财这个俗气的名字噱住了,他知道你每天身背 250 斤重的道德炸药,因此他存心用这样的网名预支你的不屑,帮你卸掉身上沉重的道德炸药,你应该感谢他才是。事实上张发财不仅是个马甲替身,而且搞历史八卦,都是他剩余精力的发泄。换言之,扯历史之淡是他的副业,把副业搞得如此老少咸宜、红红火火、粉丝汹涌,存心让许多吃历史饭的人下课失业,这是个比 250 斤道德炸药更加值得注意的维稳新动向。”让作家冉云飞如此捧场的张发财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不如我们先看看那些让他知名度如此之高的历史小八卦吧——

1896 年尼古拉二世加冕,5 月 18 日在霍顿卡广场发小礼品,人挤人发生了大惨案,一共踩死 4000 多人,伤者无数。这天李鸿章也在,他觉得俄国官员幼稚极了,这种事情怎么能跟沙皇报告?瞒下去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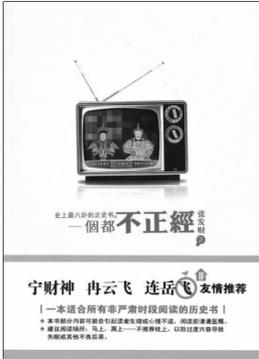
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跟爱因斯坦的关系不错。袁家生孩子爱因斯坦还去随礼了,吃没吃鸡蛋蛋俺不知道。

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其实老钱是有个婚约的,女方是叶超堂妹。不过两人都看对方不顺眼,这事黄了。

刘海粟说徐悲鸿是他不肖弟子,徐悲鸿说刘海粟是汉奸是骗子。两人从年轻时就打,一直打到

死。跟两口子似的。

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的厚重历史,在他一条条轻巧的不超过 140 字的微博中,消解得只剩下六个字——“一个都不正经”,而张发财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看似很正经的人的那些不正经的事儿挖出来。”难怪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将这些段子集结出版的时候,为这本书起名字就是《一个都不正经》。



《一个都不正经》,张发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7 月出版,定价:27.00 元

## 谁让我孤独,谁让我流浪

□吴岩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写作教师朱诺·迪亚斯历时十一年,以“流失子女”为代价而最终完成的一本薄薄的小说,中文版仅有不到 20 万字。但小说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文学大师的语言和叙事风范,却使作品一发表,就吸引了读书界的交口称赞。《观察家》杂志的评价是:“能碰上如此的杰作,是我们这代人的运气。”话说得那么满,令人不敢相信。但小说确实获得了 2007 年年度美国全国书评家奖和 2008 年普利策奖。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一反常态,毫无分歧”地对它赞赏的这件事本身,就能看出小说确实击中了当前读者心灵中的某些要害,而且,是多数人共同的要害。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是关于一个多米尼加移民的美国生存记录。故事围绕他和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展开。由于属于有色人种,来自第三世界被歧视的国度,因此,在跟美国文化和社会的相互扭打碰撞中,身上不免烙上道道伤痕。小说其实是这些伤痕的真实记录。故事的主人公奥斯卡缺少朋友,没有童年,能回忆的多数是遭受歧视的苦痛。虽然他也有许多憧憬和期望,不期而遇地有过爱情和艳遇,但在一个基本敌视自己、排斥自己的社会中,他永远处于一种边缘的孤独与流浪状态。进入社会的不能,导致他退居科幻小说的天地,勤于阅读,沉湎幻想,常常用想象抚平现实的创伤。但奥

斯卡的母亲、姐姐、离去的父亲和其他朋友,却没有他这么幸运。他们没有科幻小说的庇护,生活得更加赤裸和绝望。奥斯卡就在这样的亲情和友情的包围下逐渐成长,走向生活。他的孤独,更是一种生理的孤独,更是一种心理的孤独。他的流浪,是一种社会的放逐,也是一种个性的放逐。

我喜欢小说那种复杂的行文和充满浓度的、令人反复回味的句子。我能想象他在 11 年的时间中如何将这部小说浓缩成如此简练的纵横话语,让深深的意蕴从语言背后透出。在情节安排和故事编制方面,作者不可能像拉美作家那样沿袭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把小说写得通灵诡异。但深深的想象情怀,仍然在作家的话语中掺杂。于是,他从美国文化中 richest 想象力的科幻小说入手,通过对多部科幻作品情节和人物的交叉引用,达成了伸向宇宙和时间的种种神秘管道。不熟悉科幻文化的外国人,不可能完全领略迪亚斯小说中的种种幽默的发端和讽刺的真实所在。就连我们这些喜欢科幻、自以为读过一些美国科幻作品的人,也不能完全解读所有的文字。于是,阅读过程变成了一种揭秘和探秘,变成了一种伸展到更多作品的认知游戏。而这反过来却强化了作家所要传达给读者的那种被孤独、被流浪的放逐之感。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在内容上并不简单。它与以往那些“政治上正确”的保卫资本主义、捍卫西方民主的“文化右派”



《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美]朱诺·迪亚斯著,吴岩译,译林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定价:25.00 元

或批判资本主义、揭露民主伪善的“文化左派”作家都不相同。作者所占据的第三世界移民的立场,使他看到了自己文化中的卑劣,同时也看到了西方文化对自身文化的强权。因为,每当西方人谈论外国事件的时候,他们那种居高临下、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看似嫉恶如仇实则无的放矢的胡言乱语,根本无力拯救这个来自第三世界、备受本土政治或文化迫害、在新领域又被边缘化了的移民主人公。异常复杂的心理状态是小说中一些独特语句或情节产生的原因,它构成了小说的凝滞和压抑,也构成了小说的幽默和诙谐。特别是对我们这些

## 透过电影看文化

□沈小风

两年前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那个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论调,那就是“美国衰落论”。但是话音未落,美国就已经开始振作起来了。《阿凡达》的出现算是给恢复中的美国作了一个完美的注册。一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电影,它的全球票房很难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路飙升。其实,熟悉美国那些事的人都知道,这个“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垂而不死已经好多次了。而熟悉美国电影那些事的人也知道,《阿凡达》的出现不大可能是好莱坞的回光返照,而更像是好莱坞的又一个起点。

就像是为了配合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和美国电影,《美国电影美国文化》这本书选择从美国文化的角度来介绍美国电影的历史演变。电影本来是用来娱乐的,但一旦上升到历史的高度就显得有点复杂了。从艺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可以编撰一本电影艺术史;从电影事业的角度出发,也可以编撰一部电影事业史。而这本书是从美

国电影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出发,则大致可以归类为电影文化史了。在电影艺术史里,我们真道了让电影从街头杂耍上升到艺术殿堂的美国人这些积极主动的娱乐,而放弃了看电影式的被动娱乐。至于后来不得不因时而变的新好莱坞,它形成的自由、灵活,甚至反叛的风格,则看了这本书后才清楚,其实格里菲斯的选择也是美国文化的选择,大制片厂的模式也基本上是美国商业的主流模式,美国电影的形式、风格 and 传统,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美国历史与美国文化的烙印。

美国有垂而不死的经历,美国电影也有过不下日子的时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美国电影经历过的最惨淡的一段时光,之后它才由举步维艰的好莱坞阶段跨上了新好莱坞的康庄大道。按照一般的电影史的介绍,新旧好莱坞的交替和五六十年代电视在美国家庭的普及并无关系。而《美国电影美国文化》的作者看来,电视的普及其实只是一个最容易观察到的表面现象。和后来的电视的急剧增长相比,五六十年代电视在发展初期的增长还是非常温和的。导致美国

人不进电影院的原因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财富增加的美国人更愿意采取如户外、园艺这些积极主动的娱乐,而放弃了看电影式的被动娱乐。至于后来不得不因时而变的新好莱坞,它形成的自由、灵活,甚至反叛的风格,则看了这本书后才清楚,其实格里菲斯的选择也是美国文化的选择,大制片厂的模式也基本上是美国商业的主流模式,美国电影的形式、风格 and 传统,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美国历史与美国文化的烙印。

所以,了解了美国文化,也就明白了美国电影完全可以作为美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一个参照读本,熟悉了美国电影,也就明白所谓“《阿凡达》是一个关于外星球的钉子户的故事”完全是中国式的黑色幽默调侃。《阿凡达》和其他好莱坞电影一样,它仍然散发着美国文化的气息和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阿凡达》更像是一部外版版的《狼与羊》,它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在太空中发挥光大,或者是一部森林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它仍然是以西方人的绝对领导来反抗外来暴政。可能是得益于对美国电影和美国文化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也

同样非西方、同样被殖民过的国民,许多感觉确有惺惺相惜之处。

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创作教学的大学教师,作为一个师从过托尼·莫里森、桑德拉·希斯内罗斯等名家学习写作,且担任过《波士顿评论》等名刊编辑的迪亚斯,除了让生活本身渗透纸背,还尽量采用了圆熟的创作技法来丰富小说的结构和组织。例如,小说情节的贯穿,是由一个一个主人公的个体回忆所连接,而每个主人公的回忆,又被固定在特定的年代。而美国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大动荡,拉美地区的民族自觉和自我解放,也便在这一系列家庭事件、个体回忆中轻松展开。小说对了解今天的拉美移民现状,具有类似教科书或教辅读物的性质。非值得相关领域的学生或爱好者阅读。

当然,更应该深入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大概非科幻迷莫数了。小说中对科幻迷那种边缘人的孤独、智慧和善良作了非常好的诠释。我之所以有空阅读了这部著作,也恰恰是由于科幻迷的推荐。说起来这还真有个故事。去年下半年,我参加了北京科幻迷“豆瓣 42 工作小组”的一系列讲座,看到了这些科幻迷们为寻找自己同类、扩大科幻的影响所进行的不解努力,心中颇为赞赏。科幻迷由于热心讨论科技未来和人类的想象,常常被过分现实的同伴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儿科”,或者偏执狂的

得益于它的通俗易懂,《美国电影美国文化》这部电影史也是美国高校影视文化课程的一本重点教材。其实,这本书也提到了美国高校的影视教育的状况。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类课程已经普遍走入美国的高校,给美国电影培养了众多的年轻观众,也培养出了像科波拉、斯科西斯、卢卡斯、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导演。很显然,这批导演是没有机会采用晚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这本教材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拍出优秀的作品。数十年以后,电影课在高校普及的情况在中国也出现了,也有了众多像《美国电影美国文化》一样充满着新观念、新方法的教材。即便有了这些条件,

真是让人无法反驳。

但是,他用一种“狗仔队”的敏感在这些历史的长河里打捞,自然也就收获些不入历史学家法眼,或者是被他们视而不见的好玩的东西——

朱自清家里六个孩子每次吃饭都要各抒己见发表自己对饮食的评价,每每不可统一意见于是就打成一团。朱先生说让我来,拎起一个嘴巴,拎起一个嘴巴!整个家庭就宁静和谐了。

徐志摩这个名字是 21 岁时出国他爹给起的。因为他小时候有个叫志恢的和尚摩掌过他的头,他爹想了想,就叫“志摩”啦,真真无厘头。更无厘头的是他有个笔名叫“删我”,嗯,可以给网站做编辑。

看书的时候,他自己都常常被这些内容逗乐了,后来想,索性写在网上,让大伙儿一起乐呵乐呵。于是 2009 年 6 月,他开始开始在饭否网,后来到推特网上发表这些历史小八卦,一发就是三四千条。最开始是发以前收集整理过的段子。到现在,他每天在电脑旁看书,看到有趣的故事,就跟写读书笔记似的,顺手在网上一发,然后就等着看大家的跟贴,“得色”啊。

## 扯淡扯出的历史观

尽管他享受着这种在网上得意的快乐,也相当自信这些令人喷饭的搞笑段子都是言之有据的,可是,当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他,要给他出版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这玩意还能出书?”

他很喜欢写《明朝那些事儿》的当年明月,说这书写得太好看了,他谦虚地说:“人家是有自己的历史观的,我没有,我只是扯淡呢。”

其实呢,当编辑把他这部“史上最八卦的正史书”分成“搞、牛、雷、袁、邪、装、固、扯”这 8 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能在这些很现代很网络的语言中感受到他看历史的独特角度。冉云飞说张发财用这八个字,“把几千年不堪的中国历史概括完了,没有比这历史的‘天龙八部’总结得更精当而令人震撼的故事。”即使你不认同这句话,那么下面宁财神的话告诉你一定会毫无异议地赞同——



“在此,我把这本书隆重推荐给所有单身文盲男青年,熟读此书三百遍,你将成为一个看起来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并且对历史有着清晰判断的文史学家。”

最后,关于张发财这个俗不可耐的名字,记者也终于挖出了一些历史八卦。话说十多年前,当起网络名称还是一件蛮新鲜的事情的时候,他周围那些没啥文化的朋友纷纷给他起名叫“魅影独狼”、“风萧萧兮易水寒”,他心想,你们不是装高雅嘛,我就叫发财得了。而那些天天跟他一起喝酒吃肉的哥们儿,就是网上红得发紫的张发财呢。

□李伟长

有官的地方,就会有官场;有官场,自然就有官场规则;有规则,就会有破译规则者。日熏月染,久而久之,规则和破译规则都会变成文化,就会融入人的血液中,最后沉淀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会有官场文学,这是中国作家为数不多的不抄袭外国小说的原创创意。

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场小说都称得上是官场文学。以官场为创作题材的作品很多,但真称得上是文学

## 官场文学：由他开始,也由他结束



《国画》,王跃文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4 月出版,定价:39.80 元

的少之又少。从简单故事到文学,路途很遥远。能够写出人性来,写出文学情绪来,甚至还能将“官话”写出美感来,就是文学。谈到官场文学,有一个人,无论是读者只为阅读,还是学者作研究,都无法绕过,他就是王跃文——中国官场文学的顶峰人物。

王跃文是第一个将官场小说提升到文学高度的作家,《国画》更可以说是官场文学的滥觞之作。如果没有王跃文的出现,官场小说恐怕还在权术伎俩、权色交易等低俗的漩涡中打转,或者是在所谓改革、为民请命之类的忽悠中寻找自我安慰。是王跃文将以官场为环境的小说推到了文学作品的高度,也是他将几千年来官场文化化繁为简地融入了小说创作之中。尽管官场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在学院派看来,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选题。

10 年前,我还在学校里念书。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读到了王跃文先生的小说《国画》,为他清醒又略带忧伤的文字迷倒,为他将爱情与政治的糅合感到心平气和。后来陆续读完了他的《梅次故事》、《西州月》、《官场春秋》等作品,再横着比较着读了一些其他所谓的官场主旋律作品,高低上下立现。王跃文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气质,渗入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权力、道德、权术、人情等矛盾,在朱怀镜、关隘达等人物身上得以表现,不禁感叹他的文学造诣。

10 年过去了,《国画》重版。在这 10 年中,有很多打着解密官场

旗号的小说涌入书市,但无论是从艺术追求,还是对中国官场文学的解读,或者对官场中人的塑造,没有人可以超过王跃文。他已经到达了顶峰,顶峰下去自然就是跟风,就是重复,莫说别人能够超越,恐怕连王跃文自己也未必还能写出超过《国画》、《梅次故事》的作品来。除非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的官场属性改变了,或者没有官场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官场猎奇、权术解密、权色交易等词语是我们通常加在官场小说上面的标签,但如果真以此为创

作指向的作品,往往都是下三烂之作,只为忽悠读者而已。在王跃文看来,他只是在看人,写一群生活在官场中的人。这是他的小说所以在文学性方面达到标高的原因。官场只是其中一个环境,一个舞台,一个场景,有其自身的属性。一个人进入了这个场,会表现为什么样?这才是王跃文关注和追求的。

读他的小说,你可以读到关于权力、权谋的透彻分析,但不仅于此,你更会被作品中的氛围感染,甚至会产生淡淡的忧伤。比如《国画》中的朱怀镜,这个官场文学中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从《国画》退场后,调职去梅次县发生的种种故事,都能悄然抓住读者,他身上特殊的气氛让人难忘。作为王跃文第一部官场文学长篇小说,《国画》为其他官场小说几乎定下了标准。作品对中国传统官场文学分析之深,细节把握之准确,后来者几乎就是重复,甚至是不自觉地模仿王跃文先生对官场规则的解读。

其实官场没有秘密,只是略微特殊的职场。《国画》最为成功之处,就是塑造了一个复杂的朱怀镜。他内心深处隐有知识分子气质,对自己的操守有一定的要求,但他对权力也充满向往,对婚外情也把握不住,带着对妻子的愧疚,对权力的憧憬,在官场中施展拳脚,然而朱怀镜内心深处对官场又心生厌倦,对权谋、权术又不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让小说的艺术水准,让作品的文学性得以提高。

如果说其他的官场小说总喜欢造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显示主旋律的正确方向,那王跃文就是一个悲剧主义者,他的小说人物却总陷入困境之中,理想被击碎,仕途漫漫不清晰,遍遍人情冷暖,染得身心俱疲,不得志,最后多以出走的姿态完成仕途。朱怀镜先得势,后失势,最后被贬到底下的县市。这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仕宦升降,官场就是一个壳,换作另外一个壳,比如职场,再比如大学,同样是漂亮的文学创作。

官场文学所以能称为文学,王跃文的功劳是巨大的,他赋予其文学性,增添了厚重感,写出了无奈感,也推出了独特的标准线。越不过王跃文,其他孜孜不倦创作官场小说的大小作家们都将灰飞烟灭!